

济慈《夜莺颂》的听觉叙事与伦理价值

Auditory Narrative and Ethical Value of Keats's "Ode to a Nightingale"

刘海英 (Liu Haiying)

内容摘要: 济慈在《夜莺颂》中用“偶听”“幻听”“灵听”等倾听方式构成特殊的听觉叙事结构,反映了济慈在特定伦理困境中做出的伦理选择。济慈在《夜莺颂》末尾两行诗句使用疑问句式表达其伦理思想,呈现出“因听而悟”的听觉反应第三重境界,表现其“客体感受力”的诗学理念。“重听”经典之作《夜莺颂》,有利于我们深入挖掘济慈诗歌的伦理价值,改善长久以来忽视听觉的不良习惯,恢复倾听自然界声音的本能。

关键词: 济慈;《夜莺颂》;听觉叙事;伦理价值;斯芬克斯因子

作者简介: 刘海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浪漫主义文学。本文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系中国农业大学重大社科成果培育项目“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形象研究”【项目批号:2022TC07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Auditory Narrative and Ethical Value of Keats's "Ode to a Nightingale"

Abstract: Keats constructs the special narrative structure of "Ode to a Nightingale" with diverse auditory methods such as overhearing, auditory hallucination and weird hearing, indicating Keats's ethical choice when faced with the specific ethical predicament. Keats uses a rhetorical question in the last two lines of the "Ode" to represent his ethical thought, which reflects the third realm of auditory response with sudden enlightenment, and displays his poetic idea of "negative capability". "Re-listening" to the canonical "Ode" is of benefit for us to explore the ethical value of the "Ode", to revise human being's habitual neglect of auditory sense, and to resume the intuition of hearing the natural voices.

Keywords: Keats; "Ode to a Nightingale"; auditory narrative; ethical value; Sphinx factor

Author: Liu Haiy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English Romantic literature (Email: ying1126@163.com).

约翰·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诗歌的核心特征是“包罗万象的感觉主义”（勃兰兑斯 154），其经典名作《夜莺颂》自1820年出版以来，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夜莺颂》究竟只呈现“美”的感觉，还是表达出对“真”的“悟”，其末尾两行诗句意味着诗人“获得还是丧失了感受能力”（O'Rourke 2），是济慈颂诗批评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有学者认为，《夜莺颂》只“涉及美，其内容与真理无关”（Vendler 78）。也有学者指出，尽管《夜莺颂》末尾两行“没有给出任何结论”（Sheats 92），但是济慈以其独特的诗歌风格实现了颂诗的功能，表明人类内心的深切渴望。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夜莺颂》是否兼具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实际上，“文学的教诲作用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教诲的实现过程就是文学的审美过程。教诲也是文学审美的结果”（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9）。济慈不是唯美主义者，而是具有深刻伦理意识的浪漫主义诗人。本文首先分析《夜莺颂》的听觉叙事策略及其诗歌形式特征，探索其蕴含伦理价值的诗性氛围，然后阐释诗歌中的斯芬克斯因子、伦理选择和伦理价值，依据文学的伦理意图与叙事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深入挖掘《夜莺颂》的审美旨趣和伦理内涵。

一、济慈《夜莺颂》的听觉叙事结构与伦理价值的生产

聂珍钊强调，“文学的产生是伦理选择的结果，文学的价值在于记述了人的伦理选择”（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创新的跨学科思考”83）。济慈在其经典之作《夜莺颂》中，通过多重听觉叙事文本传达其伦理思想，实现了诗歌所意指的伦理教化功能。

偶听、幻听和灵听是三种聆听方式，均源于听觉感知的不确定性，分别处在其完整性、真实性和可能性的对立面上。¹《夜莺颂》首先是一首“偶听”佳作。济慈在一个清晨偶然听到夜莺的歌声，然后回到房间，一气呵成，创作了《夜莺颂》。但是如果仅仅将诗歌第3节理解为济慈对现实世界悲惨境况的描写，认为诗歌反映了济慈的美好理想与悲惨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便简单化了诗歌的思想内涵和伦理价值。实际上，济慈只是“偶然”听到了夜莺的歌声，夜莺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它的歌声转瞬即逝。济慈在“偶听”文本中融入了“幻听”和“灵听”的元素，在确定的夜莺歌声中加入大量不确定的成分，使偶听、幻听、灵听三条叙事线索同时出现在一首诗歌之中，说明诗人力图通过听觉叙事文本表达深层的思想内涵。

诗歌的第1、2节营造了幻听的氛围。“我”好像“饮过毒鸩”²，也好像吞服过鸦片，又似乎喝了“冷藏在地下多年”的酒，“充满了鲜红的灵感

1 参见 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01页。

2 除两处特殊注明外，本文所引用的《夜莺颂》译文均来自济慈，《济慈诗选》，查良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0-74页。下文只标注诗节或诗行，不再一一说明。

之泉”，感觉“困盹和麻木”，仿佛到达了“列斯忘川”，已经失去了正常人所具有的感知能力，此刻所听到的夜莺之歌似乎只是一种幻觉，并非真实的夜莺歌声。第4、5节再次强调“幻听”的特质：诗人的头脑“已经困顿、疲乏”，他甚至无法辨识平日熟识的花草，他听到的夜莺之歌只是朦朦胧胧的幻觉，而非真实的情境。第6节则明确表示“我几乎爱上了静谧的死亡”，“在午夜裡湍然魂离人间”，虽然夜莺“仍将歌唱”，诗人却“不再听见”，这说明诗人所听到的歌声属于幻觉之音，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

诗歌第7节又呈现出灵听的特征。夜莺之歌不仅“曾使古代的帝王和村夫喜悦”，而且曾经“激荡／露丝忧郁的心，使她不禁落泪”，甚至曾经引动古代美人打开窗户，遥望并期待她的骑士来援救她脱离古堡险境。夜莺固然在亘古时期就曾歌唱，但是诗人只有依靠超越时空的灵异功能，才能听到古代夜莺的奇异歌声，他所依赖的神奇媒介是“灵听”。

在第8节中，诗人告别了“幻想”，称其为“骗人的妖童”，仿佛夜莺之歌为幻想之物，属于空穴来风，以至于诗人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个幻觉，还是梦寐”。他不知道自己是在睡梦中，还是清醒着，这似乎表明全诗所写的夜莺之歌为幻听的产物。同时，诗人再一次描述夜莺的歌声“流过草坪，越过幽静的溪水，／溜上山坡”，随后又“深深／埋在附近的溪谷中”。从空间距离来看，夜莺渐行渐远，诗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听到其歌声，夜莺歌声消逝的路径表明诗人正在进行灵听，平常人的听力根本无法获取那么遥远的声音。

偶听是诗人聆听的事实，幻听是《夜莺颂》的叙事框架，灵听是其中的些许片段。诗人将偶听、幻听和灵听纳入颂诗之中，展现其感知夜莺歌声的过程，将表达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并置于一个听觉空间，形成迷离恍惚的听觉效果，使文本内涵更加丰富多彩，将伦理内涵蕴藏于浓厚的诗性氛围之中，有助于实现其道德教诲功能。

二、济慈《夜莺颂》中的听觉方式与伦理价值的生成

听觉方式包括三种：听有、听无与无听。“听有”即为听取音景中的各种声音。声学意义上的音景包括三个层次：主调音，信号音，标志音。¹《夜莺颂》的整幅音景是夏日的歌声，夏日的微风（48行）是主调音，蚊蚋嗡嗡的声音（50行）是信号音，夜莺之歌是标志音。全诗重点是写夜莺的歌声，其它蚊虫的声音构成音景的底色。夜莺“放开了歌喉，歌唱着夏季”，“倾泻着你的心怀／发出这般的狂喜”，即使“我”已经死亡，它“仍将歌唱”。夜莺从亘古一直歌唱到今天，经历了世世代代，歌声跨过了河流和山岗，具有跨越时空的特性。夜莺嘹亮的歌声是诗人聆察的对象，诗人在倾听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困盹到欢喜的心理转变过程，“忘掉这疲劳、热病、和焦躁”的

1 参见 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45页。

世界，这是所谓的“听有”。

“听无”是一种“灵魂之听”，听不见的乐音乃是“至大至美之音”（傅修延 393），能够给文学作品带来特殊的意境。“听无”主要表现在《夜莺颂》第4、5节。此时，诗人身处“不甚明亮”之处，光线“幽暗”，他的视觉已经无法发挥作用，不能看到身旁的植物，只能通过季节来猜想它们的名称。按照常理，诗人不得不闭目之时，应该完全打开“耳睑”，能够更加清晰地领略夜莺歌声的曼妙与美好。但是，诗歌第5节并没有提及夜莺，诗人在全神贯注地想象他附近花草的名字，夜莺的歌声处于“无”的状态。视觉的“无”与听觉的“无”共同簇拥着诗人，表明诗人已经彻底遁出现实世界，“悄然离开尘寰”（18行），沉浸在夜莺歌声带给他的理想世界之中，这里只有果木的芬芳和花草的清香。诗人闭上了外在的眼睛，但是睁开了内在的眼睛，敞开心扉，用心去倾听和感受，在心灵的世界里尽情享受自然界的无穷魅力。此节“听无”与处于全诗主导地位的“听有”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了夜莺歌声带给诗人心灵的冲击，为诗歌第7、8节听觉叙事达到高潮奠定了基础。

“无听”分为“无人之听与无闻之听”（傅修延 396）。《夜莺颂》中的“无人之听”表现在第6节，因为自然不需要人的存在，夜莺自在自足，不必顾及是否有人在倾听，只是尽情地歌唱，人可以消逝。诗人对此心有灵犀，主动离开夜莺的歌声，真诚地“爱上了静谧的死亡”（52行），“在午夜裡溘然魂离人间”（56行），把主导世界的权力留给夜莺，让夜莺成为大自然唯一的歌者。在第6节末尾第2行，诗人已经死去，不能再倾听夜莺的歌声，夜莺喜悦的歌声“只能唱给泥草一块”（60行）。夜莺与泥草形成应和，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发生感应，不需要人的存在，诗歌由“无人之听”过渡到“无闻之听”，诗人将脱离歌声的世界，思绪飞奔至“古代的帝王和村夫”（64行），以及“异邦的谷田”（67行），和泛着险恶浪花的大海（70行）。夜莺之歌停留在诗人的思绪之中，但诗人的注意力不在于夜莺，而在于远古时期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他们的故事带给诗人历史感和空间感，进一步帮助诗人体会到夜莺歌声的感染力，将诗人的思绪带到高潮。

无论济慈在倾听，还是在沉思，抑或在想象的世界里感受夜莺声音的魅力，都体现出诗人对夜莺的无限赞美和青睐。“没有教诲功能的文学是不存在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7）。济慈在《夜莺颂》中通过描写“我”的在场和缺席等多种倾听方式，呈现出世界的纷繁复杂、千变万化，表现出其诗歌的多义性和含混性特征，为传达其伦理内涵提供了可能性。

三、济慈《夜莺颂》中的听觉反应境界与伦理价值的表达

因声而听、因听而思和因听而悟是“代表听觉反应由浅入深的三重境界”（傅修延 237）。由上述分析可知，《夜莺颂》已经实现了第一、二层听觉

思维境界，那么它有没有达到因听而悟的第三重境界呢？表面看来，《夜莺颂》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结论，结尾两行的问句似乎只能表明济慈提出了问题，没有给出“悟”的答案。若仔细考量《夜莺颂》末尾两行“Was it a vision, or a waking dream? / Fled is that music: — Do I wake or sleep?”（Keats 372）的句法与格律特征，就能体会到诗人所悟到的伦理思想。

从句法来看，济慈连续使用两个问句，似乎是在询问“这是个幻觉，还是梦寐？”（79行），或“我是睡？是醒？”（80行），但实际上济慈正在说明他的观点：歌声虽然已经远去，但是歌声永远存留于这个世界，世界是复杂的，多元的，有真，有美，有离别，也有永恒。济慈的诗学思想具有模糊性特征，他的表现技巧是不断变化的，他在《希腊古瓮颂》中给出思索的结果，但是在《夜莺颂》中没有使用陈述句明确写出所悟所思，而是通过问句暗示其听觉叙事文本的旨归。

再从格律来看，济慈诗歌的伦理内涵通过四种方式得以呈现。第一，两行诗句中间都有停顿（caesura），四个半行诗歌构成一种“轮状回旋”（O'Neill 203），表示济慈对“音乐远去了”一事的质疑和反复思考。第二，扬抑格音节“Fled is”将动词前置，放在诗行开端，既是对“音乐远去了”一事的强调，也对整首诗的抑扬格表现出对抗的立场，对“音乐远去了”一事进行反讽，甚至是否定。第三，“音乐”一词在整首诗中第一次出现，虽然之前的7个诗节都在描述夜莺的歌声，却没有用“音乐”一词，而是称之为“sing”，“song”，“haunt”，“pouring forth thy soul”，“voice”，“the self-same song”，“the same”，“anthem”，使夜莺的歌声余音绕梁，不绝于耳。第四，两行诗歌重复使用了“wake”一词，是对“清醒”状态的强调，意在说明：尽管夜莺已经远去，但歌声犹在；“wake”也是双关，表示济慈对现实世界的清醒认识。而且第一个“waking”是现在分词形式，第二个“wake”是动词原形，表示诗人经历了慢慢苏醒的过程，已经达到了清醒的状态。至此可以肯定，《夜莺颂》明显表达了“因声而听”和“因听而思”，但“因听而悟”是通过暗示的方式来表达的。

《夜莺颂》开篇是先声后听，然后是听而后思，最后达到因听而悟的境界。“对于济慈来说，元音表示激情，辅音表示狂喜，句式就是他诗歌的生命力所在”，济慈的语言总是“摇曳多姿的”，句法具有“模糊性特征”（Stewart 141）。济慈领悟到现实很复杂，含有多种因素和多个层次，不能简单地用肯定句或否定句来概述，而是需要使用疑问句来呈现其真实面貌，表示确定无疑的观点，同时表现出思想的复杂性，而不是单一性，表现出诗歌的文学性，而不是哲学性。

《夜莺颂》中的幻想者倾向于从某种幻觉中醒来，并准备接受周围复杂的现实。聂珍钊指出，“一部文学经典的社会认同和接受，主要在于它的价值能不能被读者发现”（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46）。济慈使用多种听觉叙事方式构筑一种广义的诗性氛围，以便使读者在聆察夜莺美妙歌

声的同时，能够感受其伦理价值。

四、济慈《夜莺颂》中的斯芬克斯因子、伦理选择与伦理价值

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无论在古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的文明社会，人都是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构成的，人总是“一个斯芬克斯因子或伏羲、女娲因子的存在”（聂珍钊 王松林 7）。回顾《夜莺颂》文本可以发现，听觉在诗歌中象征着人性因子，视觉象征着兽性因子，“诗人”始终处于两种因子相互斗争所形成的伦理困境之中。诗歌第1节写到：“我的心在痛，困盹和麻木/刺进了感官，有如饮过毒鸩，/又象是刚刚把鸦片吞服，/于是向着列斯忘川下沉”。诗人面临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对立的矛盾之中，所以感到非常痛苦。倾听夜莺的歌声是人性的选择，通往美好和善良的世界；逃避声音是本能的倾向，是兽性的选择。如果让人性战胜兽性，诗人需要改变原始的生物属性，就会感到痛苦；如若随同夜莺离开现实世界，他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甚至需要借助美酒的力量（第2节），或者诗神的双翼（第4节）。如果不倾听夜莺的声音，自然而然的生活状态便是“疲劳、热病、和焦躁”，“青春苍白、消瘦、死亡”，以及“忧伤和灰眼的绝望”（第3节）。如果不进行理性选择，尘俗的生活永远黑暗、无望，朱湘的译文十分贴切：“尘思相拥，俗念相迁”（济慈“夜莺曲”210）。即使不排除兽性因子的作用，“我看不出是哪种花草在脚旁，/什么清香的花挂在树枝上”（第5节），视觉也已经失灵，诗人无法观察世界，只能依靠嗅觉来猜测花的种类和颜色。第6节则摒弃视觉，转而依赖听觉来聆察世界。这是非常美好的时刻，诗人“几乎爱上了静谧的死亡，/我在诗思里用尽了好的言辞，/求他把我的一息散入空茫”。他宁愿赴死，也不愿意回到视觉的世界，愿意永远停留在听觉的世界里，保持人性因子的作用。诗人对听觉、人性因子和永恒生命的向往延伸到第7节，他想象夜莺歌声长存的状态：在时间上从今日远达亘古，“古代的帝王和村夫”都曾经享受歌声带来的喜悦；在地域上从陆地远达大海，甚至能“在失掉了的仙域里引动窗扉”；从国度角度来说，能从母国远达异国，哪怕露丝来到异邦，仍能感受到夜莺带来的快乐（第7节）。

人“始终处于做人还是做兽的两种基本选择”之中，这种选择就是伦理选择（聂珍钊 王松林 7）。兽性因子是人的一种本性，兽性是人的本能反应和自然倾向；人性因子是主导因子，能够抑制和约束兽性因子，避免人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在《夜莺颂》中，经过前7节的较量，听觉的人性因子已经战胜了视觉的兽性因子，诗人认同并接受了听觉的生活方式，达到了“因听而悟”的境界。然而，济慈承认世界的复杂性，兽性因子不可能被排除，所以只能在第8节中戏谑地称夜莺为“骗人的妖童”，称其歌声为“怨诉的歌声”。他确信，这歌声绝对不会远去，会永远留在诗人的生命里，却用疑问句写道：“噫，这是个幻觉，还是梦寐？/那歌声去了：——我是睡？是

醒？”诗人虽然选择了听觉，但是他习惯于在朦胧之中呈现真理，用模糊的境界来呈现确定的思想。济慈的《夜莺颂》没有以肯定句来结尾，他用审美的方式和修辞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悟，让读者自己去感受他的伦理顿悟。济慈在《夜莺颂》中构筑一种特殊的叙事结构，创造出复杂多元的伦理语境，使“我”难以做出伦理选择，延长了伦理选择的过程，既彰显了诗歌的伦理价值，又增强了审美力度。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叙事学相互结合，能够解决“叙事如何有效地作为表达伦理的手段”问题（聂珍钊 王松林 196）。依据对《夜莺颂》中听觉叙事文本的分析，能够发现济慈巧妙地将诗歌的伦理价值蕴含于听觉叙事文本之中。夜莺的歌声固然美好，但《夜莺颂》的主题绝不是逃避主义或唯美主义观念。济慈富有独立个性和反抗精神，他了解自我及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因此采用多重叙事手法表达其伦理选择。我们应该调动多种感觉器官，注意聆听自然界的聲音，纠正人类长久以来偏好视觉、忽视听觉的积习，同时也要避免偏爱听觉、忽视视觉的极端行为，以便真正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

Works Cited

-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英国的自然主义），徐式谷 江枫 张自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 [Brandes, George. *Main Curr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IV. Naturalism in England*, translated by Xu Shigu, Jiang Feng and Zhang Zimou.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7.]
- 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 [Fu Xiuyan. *A Study of Auditory Narratology*. Beijing: Peking UP, 2021.]
- 济慈：“夜莺曲”，《番石榴集》，朱湘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01-214页。
- [Keats, John. "Ode to a Nightingale." *Collection of Guava*. Translated by Zhu Xiang.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6. 201-214.]
- ：“夜莺颂”，《济慈诗选》，查良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0-74页。
- [—."Ode to a Nightingale." *The Poems of John Keats*, translated by Zha Liangzheng.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 70-74.]
- .*The Poems of John Keats*, edited by Jack Stilling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P, 1978.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外国文学研究》4（2014）：8-13。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n Fundamental Function and Core Value of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14): 8-13.]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创新的跨学科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 (2022) : 79-84。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nterdisciplinary Thoughts on Creativeness in Literary Theories.”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 (2022): 79-84.

聂珍钊 王松林主编：《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

[Nie Zhenzhao and Wang Songlin, eds.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20.]

O'Neill, Michael. “Prosody and Versification in the Odes.” *John Keats in Context*. Edited by Michael O'Ne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7. 198-206.

O'Rourke, James, *Keats's Odes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 Gainesville, Florida: UP of Florida, 1998.

Sheats, Paul D. “Keats and the Od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eats*, edited by Susan J. Wolf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1. 86-101.

Stewart, Garrett. “Keats and Languag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eats*, edited by Susan J. Wolf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1. 135-151.

Vendler, Helen. *The Odes of John Keat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P, 1983.